

百川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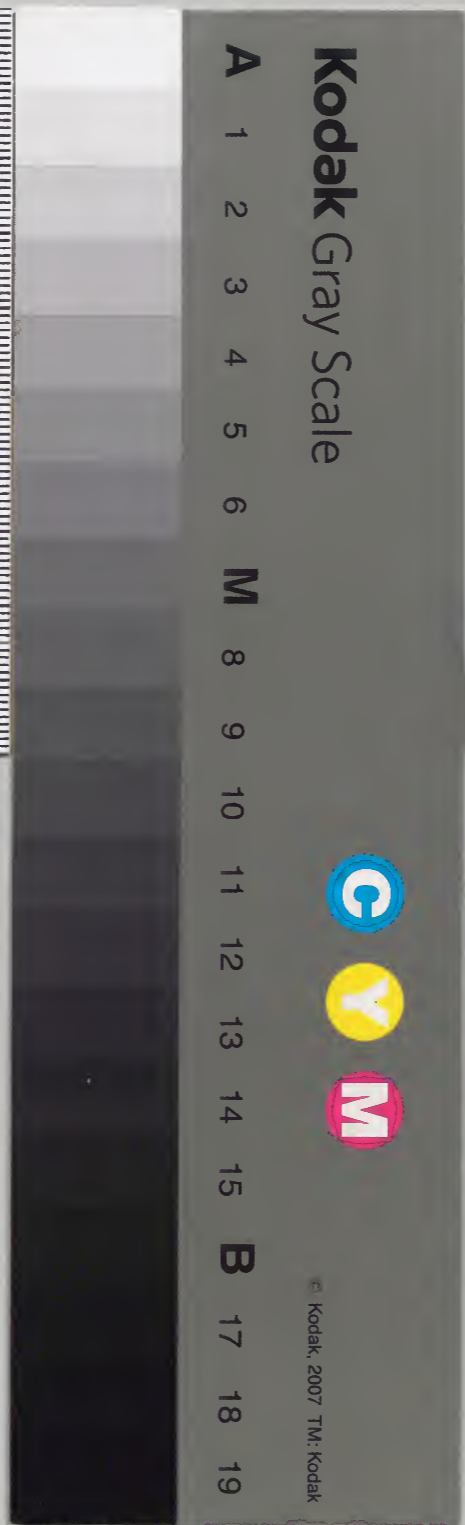
揮麈錄 上下
 丁晉公談錄
 王文正公筆錄
 開天傳信記

漢書門		九	八	五	四	類
三	〇	九	八	五	四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三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54			
冊數		30	(7)	
函號		370		33	

乙集三

共三十本



揮麈錄卷一

淺

朝奉大夫試秘書監兼侍讀楊萬里編

唐明皇實錄 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大

置酒合樂燕百僚於花萼樓下尚書左丞相源乾曜

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

著之甲令布於天下 燕 樂休假三日詔從之

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八月巳亥詔改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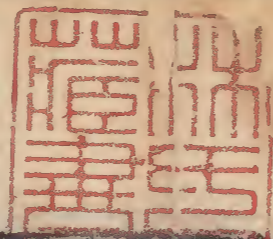
長節其後肅宗以九月三日生為地平天成節史不

書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為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

日生為慶陽節懿宗十月二日生為延慶節僖宗八

月五日生為應天節昭宗二月二十日生為嘉會

節哀帝十月二日生為延和節梁太祖十月二十一



日生為大明節末帝九月十二日生為明聖節後唐
明宗九月九日生為應聖節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
生為天和節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為啓聖節後漢
高祖二月四日生為聖壽節隱帝三月七日生為嘉
慶節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為永壽節世宗九月
二十四日生為天清節恭帝八月四日生為天壽節
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為長春節太宗十月七
日生為乾明節後改為壽寧節真宗十二月二日生
為承天節仁宗四月十四日生為乾元節英宗正月
三日生為壽聖節神宗四月十日生為同天節哲宗
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為興龍節徽宗
十月十日生為天寧節欽宗四月十三日為乾龍節

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為天申節今上十月二十
二日生為會慶節而章獻明肅皇后正月八日生為
長寧節宣仁聖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為坤成節以
嘗臨朝故耳五代諸君節名不見於正史以鄭向開
皇紀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見令狐綯
文集中唐順宗聖壽節見於齊抗會稽捨宅為寺碑
後唐清泰帝千春節見於五代史等家人傳皆亡其
日近董令升作誕聖錄不如是之詳也

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
興先會先會聖宮之降真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
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宮及真宗親征
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

保祥華陰雲喜步之集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
舊域建奉先資福院為慶基殿以奉宣祖藝
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啓聖之永隆至大
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
之奉真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
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
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
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
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
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迺詔有司神御
之在京師寓於佛祠者皆廢徹而遷之禁中由英德
而上五世合為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列東西序帝

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衛公王名
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
極永極曰太定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
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
寧曰燕娛曰雲遊曰凝神曰天遊曰冷風曰太靈曰
丹臺曰靈崑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
於新宮大赦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即治隆之
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闢宮之東偶為顯承
殿以宣光殿故址為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
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地
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府寺創為西

宮建大明殿以奉神宗為館衛之首消曰遷奉觀祠為不桃之廟以示推崇之意苗放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南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木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啓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千頃

太祖嘗詔重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百五十間以上委逐州長吏躬親點檢索圖赴關

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計儀相畫樣給付祠在晉州書傳無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陳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黃帝以庖土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陽以玄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祠在宋州唐堯以司徒禹配祠在鄆州虞舜以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以成湯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盤傳說配祠在陳州周文王以師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升虞叔配康王以太公畢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帝以蕭何配文帝以周勃陳平劉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亞夫竇嬰申屠嘉晁錯配武

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以上十帝並祀祠在長安後漢世祖以鄧禹吳漢耿弇賈復配明帝以東平王蒼栢榮配章帝以牟融趙意宋安配以上三廟並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文帝以賈詡王朗曹真辛毗配晉武帝以羊祜張華王渚并預配二廟在河南府後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肅長孫晟配後周文帝以宇文憲蘇綽燕公于謹盧辨配二廟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穎賀若弼配廟在鳳翔府唐高祖以河間王孝恭殷開山劉政令淮南王通配廟在耀州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并徵李靖配廟在京兆府明皇以張說鄭元振并

廟在河中府肅宗以苗晉卿裴冕配廟在京兆府竇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廟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田敏中馬植配廟在耀州宋徽宗以劉鄩敬翔葛從周素象先配後唐莊宗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以霍彥威安重進任圜配石晉高祖以桑維翰趙瑩配以上並在河南府皆著之儀制是時吳蜀未平六廟帝朝闕而不載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宗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 上還宮問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 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

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李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有吳道子天王、胡瓌下程圖、唐淨心須菩提、黃居寀竹鶴、孫知微虎翰、幹早行圖、梅鷄、傅古龍江南畫、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畫公子出獵圖、黃居寀雕狐圖、黃筌雨中牡丹、李思訓設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枝杏花、徐崇嗣沒骨芍藥、江南草虫、獨幅山水、黃筌金盆鶉鴒、大窠山茶、書有懷仁真迹、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叔右軍山陰帖、樂毅論、顏魯公書、劉大冲序，皆冠世之寶。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顥嘉王顥言：蒙遣中使賜臣等玉帶各一條，准閣門告報，著為朝儀。臣等乞。

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帶以賜二王。固辭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玉帶為朝儀始于此。

北齊顯祖高洋、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以避聖祖諱，易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從其議。元魏獻欲置學官，上郡國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

博士取博開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人行循謹堪束循名教者先盡次及中等帝從郡國立學自此始事載允本傳本朝高承纂事物原自謂博極而不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為南臺趙璘因話錄云璘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嘗記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為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唐李栖筠為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為柄臺蓋斥其名也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後升宋州為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為壽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穎王升儲以汝陰為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府今上自建王建儲升建州為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懿建言英宗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

已升安國軍遂詔邢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為襄王升襄州為襄陽府仁宗嘗為慶國公以慶州為慶陽府英宗嘗為刺史以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為德安府又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哲宗嘗為天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又為均國公以均州為武寧軍徽宗嘗為寧國公以寧州為興寧軍其後又以徽宗嘗為平江軍節度使並陞為府太宗嘗為睦州防禦使陞睦州為遂安軍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一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遺書太宗鄉儒學下訪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以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為書庫目曰秘閣

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及千卷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帙別無差誤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材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八年榮王宮火延燬三館焚蕩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訛校理之官始於此也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關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建祕書省三館併歸

省中書亦隨從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完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待三十人為參詳官館為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志不存太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熿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秘所藏之書亦良備矣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羣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官稍顯

蒲傳正在翰林自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者為令見于神宗實錄東坡謝翰林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纒書舍人繫紅鞵犀帶自葉少蘊始舊假服色不崇寧末王照尚書詳定勅令啓請許之自是為例仍許入銜二事具載詔書其後以除敕中不載多不署魚袋二字

揮塵錄卷上

揮塵錄卷下

祖宗朝最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丁中
三守冢戶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校罷任司
有無廢闕書于曆子太昊葬宛丘在陳州炎帝葬長
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陽葬臨
河縣故城東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臺陰城唐堯葬
城陽穀林今鄆州界舜葬零陵邵九疑今永州界女
媧葬華州界夏禹葬會稽山今越州會稽縣商湯葬
寶鼎縣周文王武王並葬京兆府咸陽縣界漢高祖
葬長陵在耀州安北後漢世祖葬原陵在洛陽縣界
唐高祖葬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葬昭陵在醴
泉縣北九峻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戶每歲春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秋祀以太牢御書名祝板諸處舊有祠廟者亦列祭
饗商中宗帝太戊葬內黃縣東南陽武丁葬西華縣
北周成王康王皆葬畢在咸陽縣界漢文帝葬霸陵
在長安東南宣帝葬杜陵在長安南魏武帝葬高陵
在鄴縣西晉武帝葬峻陽陵在洛陽後周太祖文帝
葬成陵在耀州富平縣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
縣以上十帝置三戶歲一饗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
應縣漢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在長安東北武帝
葬茂陵在長安西後漢明帝葬顯節陵章帝葬敬陵
並在洛陽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在偃師縣後魏孝
文帝葬永寧陵在富平縣唐明皇泰陵憲宗景陵俱
在奉天縣肅宗建陵葬醴泉縣宣宗正陵在雲泉

朱梁太祖葬興極陵在伊門

宗葬伊陵在

新安縣明宗葬徽陵在洛陽東北石宋高祖葬顯陵
壽安縣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
牢凡祭祀使令長史行礼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戶
並以陵近小戶充除一稅外免諸雜差徭周桓王葬
澠池縣東北灵王葬河南縣五亭西周山上景王葬
洛陽縣中西北囑有漢元帝葬渭陵在長安縣成帝
葬延陵在咸陽縣哀帝葬義陵在扶風平帝葬康陵
在長安北後漢我帝葬漢陵在扶風中庚地安帝葬泰陵
在長安西北順帝葬順陵冲帝葬懷陵並在洛陽西
質帝葬靜陵桓帝葬宣陵並在洛陽東靈帝葬文陵
在洛陽西北獻帝葬禪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

陵在河清縣高貴鄉公葬洛陽瀍澗之濱陳留王葬
王原陵在鄴西晉惠帝葬太陽陵在洛陽魏文帝葬
富平縣東南魏孝靜帝葬鄴縣唐高宗乾陵睿宗橋
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並葬奉天縣西中宗定陵代
宗元陵頌宗豐陵文宗章陵懿宗簡陵並葬富平縣
德宗崇陵敬宗莊陵武宗端陵並葬三原縣昭宗和
陵葬河南緱氏縣梁末帝葬伊闕縣後唐末帝葬明
宗陵內以上三十八帝當禁樵採此乾德四年十月
詔也著于甲令其後又曾經開發者在重製札衣裳
服棺槨重葬焉東晉以降六朝陵寢多在金陵丹陽
人闕皆可考職而制書不載者當時江左未平故耳
脩纂歷代陵名自漢高帝建名以來雖后妃追崇借

有遺者今行於世

國朝凡登從班無在外閑居者有罪則落職歸班亦
奉朝請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則告老
挂冠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王荆公意以處異論
者而荆公首以觀使閑居鍾山者八年

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
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
帶左右紹聖初罷去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
夫散中散大夫朝議大夫左右字紹興初樞密院編
修官楊愿啓請再分左右自是以身爲重

前宰相爲樞密使者宋元憲富鄭公文潞公陳秀公
宣和二年鄭華原以故相領院事紹興七年宰相素

禮亦以前揆拜樞密使未幾復登庸近歲張魏公亦然李邦直許冲元曾令綽韓師朴為二府後皆入為尚書然不久復柄用惟令綽竟止公坐

舊制樞密使知樞密事奏薦子弟皆補班行故富鄭公之子紹京文潞公之子貽慶皆為閤門祗候元豐後方授文資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胡完夫為館職詔令兼之是夕忽御世提舉改作管幹詰朝執政改啓上所以上云已差一職編修豈可令

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官創自也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那承旨亦用熙寧中王荆公怒李評罷去命

都承自是始吏用文臣矣

仁宗以太中祥符七年由慶國公出閤隆興初易特進封慶國公嘗以故事啓之遂上章辭不敢受改封榮國然王將明白蒙亨宣和間皆封慶公而不辭豈忘之耶

國朝范魯公質王文獻溥魏宣懿仁浦秉鈞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 太宋初即薛文惠居正沈恭惠

倫盧多遜 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沈向文簡敏中呂文穆蒙正 仁宗至和三年劉文忠沆文潞

公彥博富鄭公弼元祐初司馬溫公為左僕射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同平章軍國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溫公薨文呂二公在位而呂汲公大防范忠

宣統仁為左右僕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
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
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
已餘皆罷政後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
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
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國朝自外拜相
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是夕召文昭鑠宿禁林
而對喻旨草制昭力辭 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
宗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
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 國朝以來兩家而

已今坡遺事載錢希白為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
實未嘗秉政也

國朝宰相享耆壽者宋東安八十張鄧公八十六陳
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
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頴公七十六蘇
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而薨貶秩中蔡師
垣亦九十一晚節拘籍南遷殂於中路不得全有富
貴考終

國朝名公多厄於六十五韓忠獻歐陽文忠司馬溫
公王荊公蘇翰林而秦師垣亦然 國朝宰相登庸
年少者宋常山春明退朝歸備見之然無逾近歲范
覺民丞相廷告曰方三十一但壽止三十七其後張

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庸健罷相之外遷謫居外幾二十年後雖再入竟不拜元宰國朝身為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亦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為英宗樞副而神宗樞使次子正獻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焞徒為太上皇右丞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

國朝一家為宰執者呂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韓忠憲儋子絳黃門維莊敏續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左輔禮石元懿熙載子文定中立呂叅政餘慶弟正惠端陳叅政恕子恭公中曾武

惠彬子武穆瑋任安惠中師弟康懿中正張叅政垣左轄璪王惠獻化基子安簡舉正陳文忠堯叟弟文惠堯佐王文獻溥孫康清貽永章文憲得靖從孫樞密案丞相悖王樞密博文子忠簡疇吳正肅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樞密孝寬韓魏公琦子定忠彥曾孫樞密肖胄胡文恭宿左丞宗愈梁懿肅適孫中書子美蔡忠懷確子樞密懋林文節希從子中書摠蔡太師京子樞密攸鄧樞密洵武弟左轄洵仁近日如叅政錢端禮之於文憲亦一家而叅政洪适樞密洪遵為伯仲數十年未見也韓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家婦呂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

文靖之曾外孫見其子肖實為樞密壻億年為資政
殿大學士儀同執政他子與孫俱被飾擢壽逾八秩
婦人中罕有唐張延賞苗夫人可儷之也

錢武肅鏐自唐乾寧中盡有二浙之地享國五世至
忠懿王俶以復圖來歸改封鄧王子弟皆換節旄其
後第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進仕昭陵為樞密使
文僖子次對暄次對子少垣景臻尚秦魯公主生子
伯誠忱亦至少師他子忠授鉞伯誠子處和端禮今
叅知政事忠懿兄廢王悰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
明逸子飛彥遠兄弟對掌內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
飛子穆總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遜叔伯言至樞密直
學士他位顯庸尚多雖間有以肺腑進然富貴文物

三百年相接前代所未見也

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勲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
妹也元獻女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
彥清朱聖予聖予女適滕子濟俱秉國政元獻有古
硯一竒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
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
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今亦藏滕氏嘗於子濟子珙
處見之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
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屢上封事剴切九重固
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未便者
徽宗大怒減死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親批云雍

孝聞昨上書致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
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命攸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子
子純為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趙喆
軍中喆誅子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怜之後致其子安
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許流嶺外不知所終三世俱以
罪廢與前所紀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吳越國忠獻王錢佐薨其弟傑襲位未幾為其大將
胡進思所廢時忠懿王做為台州刺史進思迎立之
元豐中王之孫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選尚
仁宗女是為秦魯長主靖康末胡騎犯闕主避秋
來日遂卜居後數年詔即州賜第主享之二十年壽
八十六薨于天台其子忱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師

年八十餘少師子即處世處和之女又自台州被
為王妃去歲處和既為執政則營甲第南北相望
甚夥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錢文靖呂文靖知制誥衣綠張益之友直鄧公子也
為天章閣待制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衣緋
仁宗顧見即賜金紫召呂文穆李仲詢及許冲元衣
緋蔡元長王子發官制行後為中書舍人皆衣緋賈
季華琰為樞密直學士正議大夫衣綠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
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
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為之事耶弗許

國朝有東湖徐俯所記 太上皇聖語其略云太宗

正行司將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當作屋百間上
曰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於此
事得其時制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
宇之制一下百姓輒受弊蓋綠州縣便行科配矣
又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
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
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
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
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鶻號海東青上賜詔
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
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由此失國嗚呼

太宗聖矣哉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祕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
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
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
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嘆伏之識者謂
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曾文肅帥定武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爲宰相
然須南遷請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十郎綠袍北向
謝恩豈非他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累登庸旣爲
蔡元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叅軍敕
到取幼子緝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緝排行
也張咸漢州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

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
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檢示之且曰不可不牢
攘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閣試第一似
此為首題張更不佇思而就王文范淳夫也覽之大
喜過閣第一黃元文叔愚能記守之姓名嘗以見告
今已忘之張即魏公迺翁也

已酉歲二月金人舉國南寇時 太上駐蹕維揚虜
既次臨淮郡相距甚邇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餘
人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虜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
踰半日尉與眾竟死不退於是探騎得疾走上聞乘
輿百僚僅得南渡僕非尉悉力以拒其鋒俾探騎得
上聞則殆矣尉之姓名不傳於世可恨友人王彥國

獻臣能道其詳他日當問之為求大手筆作傳近見
程可久云

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
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
言稹服喪為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
官中心喪申喪甚姑干稹

揮塵錄卷下

丁晉公談錄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太祖太宗之德業

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

真宗召司天文文泰令筮

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城內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湏是野雞若然則

無他必王

已上四件皆是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真宗親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負犯賊罪案真宗方讀案遲回

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因茲

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賊便得

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

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此忽復有詞科

臣僚犯賊罪案進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

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

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

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樛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誠合如可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盛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實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來數年應為朱邸牽擁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擢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土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 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為天奴僕言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特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徐左省鉉獨携一牀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哀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窮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常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

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曰：軒裳之家，雞豕魚蟹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而脯不食爾，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一日馮侍中，擿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禁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時，寬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也。慎寬傳寫之。

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為三司，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築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

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
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
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
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可
於經過本州縣處進 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
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襪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
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
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
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
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
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
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利支使物因茲其

心尋 晉公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
以將行若 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其
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略
無闕誤 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
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卿用
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
今大禮已畢 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
百多謗議 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
每有除改 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
其如臣僚 云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
竊議中書 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
地巨僚並 依舊免動人心 真宗聞之甚喜彌加

卷遇首台堂丁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旨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

密院十年知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真宗良

父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堂武曰丁某每來朕

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堂武奏曰丁某

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事

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

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

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

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教之謝濤奉聖旨召

武詩賦論三題可取家陛下而與直史館一重也

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

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

日而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

六重也直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為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

昔張去華堂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

保舉之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

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

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

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為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

乞立儲貳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

富與大博彭一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
俱授屯田自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
部馮遂上音下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
待罪終不言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
注文字視之由是睽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
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怒之訟大將
軍三司使工一知贍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
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
竇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
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
人先亡以少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為親援遂再娶孔
縣令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皆即一房

列五擇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婦皆同寢處尚書
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
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學士
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
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
行至屏鄣間覘見太祖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
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衣衣必是未知儀來
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遽起索衫
帶著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為
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
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吾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
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

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瞻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
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
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學士
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
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
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
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
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薛
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禪位太祖改明德門
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執此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
下儼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

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洵太夫人同坐儼忽見
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
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
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
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儼之尚書說
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家
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
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
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儼尋以
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嘉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
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晉公即參政之東垣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宗顯蓋器識遠大有公器之才自爲司戶參軍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毅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爲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諫退材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太宗前欲頌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爲已買太宗憐憫憐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減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者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注商州身體魁梧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諸大笑如式略不介撓時有善弄者呂公不在上下

官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漸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文禹備行誥詞略曰多直遺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太宗宣巨寮賦詩呂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下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樞輿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餒得馬飽否其微言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沈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

在京慶嘗享年七十三

王二文禹僞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守名賢所
行詔詰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
積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孛戮示衆朕
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孛戮汝
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
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爲參預趙常
潛視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
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對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
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 太祖初即位命
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正坐起也須

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
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
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授而擲之趙徐徐拾
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
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
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
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
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
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
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歡而散趙之
爲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

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唯聖節
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
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
相府或一日奏 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
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
肯爲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於下既不能
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
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
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
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

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
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
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
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
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
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
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
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
人但令勘成案宣今後殺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
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
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
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

也忽一日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无不是臣要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无不肯着字太祖今取進呈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金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金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太祖允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

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是耳曹之四瑛

瑛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皂皂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其皂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

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為鑒誠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王為相尋出鎮襄陽洎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言曰君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旨密加誣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扣中密達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其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比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窻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

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官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須
是活取心肝進呈 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
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 太宗前領去送一尼
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
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
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
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
次簾下看魯公騶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
來得到此勛曰貧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歎
羨往往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看接

亦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
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
上辛在太廟宿齋 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
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
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爲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
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
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
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
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 太宗怒使令罷相
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 太宗不允乃以
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
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僞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
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進命宋
宋以趙自河東來氣燄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
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
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
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
次宋亦覺其挫銳洎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
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
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洎席闋
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遊
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僞爲小國之有
人矣

爲百僚師長守此官居由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
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
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
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書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
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明侍外可矣若自吏部六
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侍郎便堂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
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
書舍人是閣吏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
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

掌翰林不當置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奏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以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紙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紙以繡幘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臺於御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百官告勅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書或政參政宰相銜署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與不下元撰林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

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閣門受命物後始赴上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牀小案子上列案三道一側坐拽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宰相宰相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相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紙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瓦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印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

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廟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弔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洎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錄終

王文正公筆錄王沂公

王

曾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人能臯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為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

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
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妃訖 太宗
世止為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真宗儲邸歷年最久
群萃中為之冠首眾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
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
咸中平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
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
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徃及我師
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
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
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

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
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
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
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
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
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
先遣使至即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
急上在瀘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
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
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
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
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

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為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為人有誠信比竟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

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為定制

王劔兒名彥昇以善擊劔得事太祖潛躍中隸於帳下顯德末帝為六軍推戴還憩府第召宰相至諭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劔叱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麓獮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為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酣醜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

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為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為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為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為人

因其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錄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為伺察者所紂而此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植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諸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

鄆涉梁山樂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
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
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
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
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
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
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
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
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
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
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憚

從心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
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
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
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賊事覺下獄案
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
諭 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
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
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
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已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儻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僊其事亦寢太宗改為右藏庫今為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

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已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洎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癰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
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曾等自以前
朝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
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
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盱具啜
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
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
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陽
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

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
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
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
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
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為一班先詣
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為一
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
否太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為災一
日眞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饌左右聲言飛蝗且
至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

意甚不憚命徹七節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綬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察院率決之衆皆以為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揣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

事上在左母后在右

出漆邑獨斷

同殿垂簾坐中書

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群情乃安迄明道末不改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阜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誥王命急宣或至盱具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待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眾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物卉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請倫盡以管籥卉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卉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卉之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塗圯遠

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
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
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恠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
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裝酷
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鬥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為意豈
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
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弁聞則中書有時政記
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群
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
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示
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以公事自

從之
中書願別為時政

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
曉音律故声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
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
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眾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
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
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
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
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
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

隨流委順方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平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忠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以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請讓公斂祈

意稍解復進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

忠亮多從其言當時言稱者公為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迹其

爭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濬流此

兵戎其大巨陪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

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濬水悉為橫絕散漫無所故宋

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阻今則春開秋閉

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

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虛舟

而往其為利也皆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

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

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襄

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

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為相趙普執奏以為不可

上曰如倫者忠孝謹劬鮮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

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人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
 深稱上旨官一論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遺
 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為見晚執政將以言
 動之職俾沂_一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
 啓沃而戡_五不及他首以牙排為覬先帝默然翌日
 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識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_甫日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
 凱旋之日因心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由宴從容陳敘
 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
 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
 其重爵勸_六如此

太宗嘗晚_少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_{崇政殿}

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
 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
 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_{承明}崇政殿_明罷
 至此謂之_割坐_御膳_亦方_燕服對回至院忽_甲使傳
 畢復_坐謂之_非坐_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_惟否予惶恐降_皆將謝中
 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
 日亦不可面敘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_做埽_下階_踏

燕服學士以下
必袍帶而後見

王文正公筆錄終

開天傳信記

史部員外郎鄭

絳撰

余何為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勸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殫陳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筭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亡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霏霏上顧而奇之及

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瑒也自是上每遊韋
杜間必過瑒家瑒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
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瑒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
納瑒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卧諸
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於色左右或
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
何暇更思美食安寢耶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
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與
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絃徽蒲博
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怠惰近古帝王友愛之近
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鏹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
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開遠
門西行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
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
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
不囊糧其瑞疊應重驛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餘告
成之事上猶惕勵不已爲讓者數四馬是時刘晏年
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
驗張說源乾曜等感寵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晏於
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晏於膝上親爲晏畫眉捻
非善宮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祕書
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理之上曰
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
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
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
安農陛下用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
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與農去害有國家之大事也
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節古用可救時是朕心
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
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
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驪至黎朗豐潤權奇嶮
上遂親乘之乘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

而下纔下山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驪無
上歎異之謚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檣積疊石為
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
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
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
先歸上至廟見神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
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
旋降詔先詣嶽封為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
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
比也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
麗巧無倫比焉

上為皇孫時風表瓌異神采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
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
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終當為吾家太平天
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
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
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
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抵囊橐於宮商
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
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
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

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
密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
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
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
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
鏃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
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
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樂與百姓同歡不
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

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
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
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
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頊常處頊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
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頊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
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
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
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
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頊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
彈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加禮敬頊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
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頊出代稱小許公也

上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路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
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
與上相識者上悉賜酒食與之話舊故過村部必令
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忻忻然莫不瞻
戴叩乞駐留焉及車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
旌纛鮮潔羽衛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勤兵三十
萬旌旗千里間陝右上堂燕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真才
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閑令
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閑主之橋
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馬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

一作存記

五

狗馬騾驢牛羊駱駝猫熊猪独四足之類韋無忝主之圖成時為三絕焉

上幸蜀回車駕次劔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劔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劔閣橫空峻鑿輿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繁旗轉僊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信乎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

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吳人孚乃瓜下為子豈非呼我為瓜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僊娛子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然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

傳言也

六

刻石在焉

上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
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
即濟水也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
然是也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甕之狀名曰甕
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必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
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誦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窳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
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
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愛祿山為子嘗與普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母就

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
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
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
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惟赤心爾
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
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
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為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
或餘衣帶或露幘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
力士裹以油幘置榨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旬日有
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驟而笑謂使者曰上

之為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
 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
 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
 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也父母且信然萬回曰詳
 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中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
 忽一日朝賫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
 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
 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
 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
 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
 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言氏

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回望其車騎道唾曰血
 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上知萬回非常人
 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
 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澆
 留蒲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
 方有朝僚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
 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
 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以
 蹇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
 魃魅為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
 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

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為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其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

為搢紳所譏也寬子諳復為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諳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突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猫兒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諳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諳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此將軍者黑而加文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竒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薦寵焉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所可引謁上見而敬信焉上謂
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
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
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誡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
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而喧穢汚網席宣律頗不甘
心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
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投
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塔墜墮忽覺
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
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
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
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

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頭目猶捨敢
不奉獻宣律求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拊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
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為器上造
篋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
鑄二金獅子作擎攬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扶
其他綵繪緝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
師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
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任飲盡而歸歸
輒流汗倦怠忽忽後因從容盡白於上上曰此必術
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

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
上寤而具啓上上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求之異
日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髭生
頰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
號乃密賂黃幡綽祈不言之幡綽訊而進朝曰可伶
好文樹髭鬚共頰頰別任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
強似文樹上知其略遺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宅也林甫於正堂
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
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
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

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
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
遂命孤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
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
輶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
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
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
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
調侗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
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温

泉天門乾開露神僊之輻湊變輿劃出驅甲仗以駢
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曾兮豹擎背朱一團兮繡
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隨搖得
女媧瓢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
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夢
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
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賀上命朝霞改去五
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詩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
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
春官衛上左馬

開天傳信記卷終

